

籌
遼
碩
畫

三五



籌遼碩畫卷三十七

庚申孟春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薊遼總督文球題爲久叛狡夷悔罪認罰乞復
舊賞以結殘局以奠

陵京重地事據密雲兵備諭安性薊州右叅政
郡可立呈據白馬關管守備事都司劉登瀛
呈稱爲照西虜滿旦係順義王妾子趕兔之
繼妻趕兔殺逐朶顏部落奪占白馬關口作
反豈止數次挾增不啻數番至萬曆三十四

年間赶兔身故滿旦係王子哈喇慎家女恃
寵專權生子二人一名明暗合落赤一名毛
乞炭携子私嫁赶兔之姪阿暈及娶婦生息
等衆輒索增賞不遂遂于四十二年十一月
間擁衆突犯殺虜麻郎谷居民當蒙督撫按
關鎮道勘實具題請停革叛酋例賞後雖屢
肆竊犯于梁家圈等處我亦出奇堵剿擒斬
多功節次塘報在卷邇年三番五次叩關乞
款終是要添新賞不肯認罰正在講折間詎

意遼左屢次失利復又糾衆于本年八月初
一日大舉入犯高家莊雖小有殺傷而虜被
堵禦死亾亦衆滿婦不遂狂逞旋復具稟着
令其男差夷進邊還要真心求款節該添差
尖哨往來齎單宣陳利害滿婦其男復差金
舊兒等進關懇講始而願認罰贖四十二年
趕免長男例賞貢賞旣又嚴加宣諭高家莊
復犯之事何以抵其罰贖金舊兒等見我內
地兵馬晝夜整束又見詞嚴義正回話滿旦

復齋夷稟前來說總是我家達子無知到你
邊下作反我家也有死傷的許多只求那顏
開恩容我再加認罪罷了再將塞汗住公男
例賞并四十三年貢賞作高家莊罰贖罷又
蒙本路歷數其節年之罪與新長之惡懾以
中國之威曉以得失之利而滿婦傾心輸服
又將塞汗住公男及趕兔身下四百部落例
賞約銀一千餘兩添作高家莊罰贖是前後
罰革例賞共銀三千六百餘兩二年四季貢

賞係正項錢糧并驛遞口糧鞭把馬布往來
之費約省千兩通共銀四千六百餘兩俱屢
據有印信夷稟在卷續據滿旦夷稟差夷金
舊兒等進關哀稟罰贖已是遵照認的重多
起初作反到今六年不款原止爲我二子明
暗合落赤并媳婦遲慢嬖只一個孫子二個
孫女又三子毛乞炭并媳婦阿兔嬖只以上
七个人討添穿吃加賞來生也爲賞死也爲
賞如今只是哀告望乞務要多多添些也是

朝廷恩典以後也好出力報効看守邊疆也
免的別家達子騷擾等情復該宣拒不啻數
次緣據乞懇不已勢難峻拒節經轉報因值
多事之秋姑准陸續加添所討各名下衣段
布疋吃食等物大約值銀五百餘兩明諭滿
婦等感恩忻服卽具夷稟擬定十二月初九
日帶領夷衆叩關獻還活人高氏馮氏高氏
張氏等帶有小女二口并主悔罪認罰合同
以後恭順効力保全各關口無事盟誓番漢

字樣前來聽候鑽刀復該稟請本道隨蒙依
允及協守營路主客諸將領帶同各中千百
把關哨等官聚集丁軍五千餘衆勒令手提
骷髏軟血盟誓放砲吶喊鑽刀九遍完畢當
有滿旦等帶領男婦夷人三百餘騎進至撫
夷所挨次叩頭謝恩乞領筵宴懽慰出關聽
候乞領新舊等賞去訖爲照夷婦滿旦叛逆
革賞已逾六年不爲不久今叩關認罪願聽
罰革前項年例額賞三千六百有奇四季貢

賞銀一千餘兩爲數不爲不多并獻被捉活人共有九名不爲不誠原擒質禁夷人伯克累等八名似應釋放訂期鑽刀盟誓所哀討者各名下穿吃衣段吃食等物僅值銀五百餘兩爲數不多合無軫念密邇

陵京重地乘其犬羊計窮搖尾乞哀亟賜轉達姑從向化之誠准與題請開復舊賞庶操縱適宜用示柔服遠人以奠首衝強圉再照所罰例賞銀兩應留祇充庫貯正項買撫之用

待候另冊分析造報其加增新賞銀兩合聽
議處緣由稟報到道看得滿旦母子先因挾
添新賞糾衆入犯麻郎谷等處題革例賞五
年于茲邇年跳梁益甚幸我內地多方設備
屢著擒斬隨亦叩關議款將有次第詎意東
事決裂狡心復熾仍又借兵大舉突犯高家
莊堡幸未深入今本酋力誑于屢逞計窮于
要挾復托其男及差夷金舊兒等傾心求款
往來講折不啻百十彼惟以討添兒女穿吃

爲詞若再固拒不從犬羊之性難馴驚擾

陵京爲患滋大量加衣吃等物亦非過濫所議
罰贖既有三千六百之多及年例貢賞千餘
通計三千六百有奇復又獻還被捉活人先
後共九名口乞款之意已誠似應俯從其請
以結數年不了之局除鑽刀日期恐呈請往
回日久又起狡夷變詐之心先擬初九日宣
示朝廷恩威鑽刀認罪外案查滿旦繼夫阿
暈係古北路乞賞屬夷先年助逆作反亦將

應領賞物暫行停住至四十五年二月內本
首悔罪乞欵認罰應進貢賞三季金衣段布
四百五疋件馬匹牛羊三九之數准其鑽伏
詳報在卷然暈首之賞雖非具題停革第總
爲滿明一事滿明旣欵亦當併覆以結前案
今准前因合無呈請俯將滿旦母子原革舊
賞卽賜題覆以鼓屬夷效順之心所增滿明
新賞五百業有前罰銀兩可充數年之用亦
不必請益部帑合于春秋兩防柴價銀內照

書選石書 卷三十七 六
數撥補按季賞給無煩再處等因到職該職
議照馭夷之道不過逆剿順撫兩端先是酋
婦滿旦挾賞未遂狡焉啓疆其欲甚奢其勢
甚驕唯有秣馬洗兵共圖大創以伸中國之
威敢復談表餌爲長計乎今滿酋叩關乞款
悔罪認罰至再至三固彼之戀棧未忘亦苦
于戒嚴莫逞儻追其旣往不嘉與更始譬則
犬之搖尾而來復執挺以驅之去將來之狂
吠無已時也量加衣吃等物雖云五百餘金

所認之罰計數幾十倍于此亦足以示懲矣
當此邊疆多事似應羈縻爲便如謂夷性無
常款盟難恃亦惟是就彼之順逆以馭之如
今日之稽首塞下便當投骨以示忍如異日
之逆我顏行又當閉關以問罪此惟在沿邊
道將加意綢繆相機操縱恐難以預料于今
日遂謂鴟鴞竟無好音故峻以拒之以阻其
向化之心也合照該道所議將滿旦母子歷
年停住額貢二賞除罰革外俱准開復又其

夫阿暈原乞古北舊賞先因助逆暫停未幾
叩關悔罪已經前督撫准復在卷亦應並開
以完全局至于量增賞物合如道議仍嚴諭
滿明母子務要恪守新盟永堅恭順如再悖
逆定行誅剿庶朝廷之恩威互用而犬羊之
反側自消也既經二道覆議前來相應題請
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酌議覆請定奪行臣等遵奉施行
○戶科給事中李奇珍題爲淮船勢在必需牛車

尚須酌議懇乞

亟救募造以濟水需叅酌衆議以便陸輓事照得
奴氛未靖轉餉正殷其從水運者必須船船
非盡出于淮而淮船居多以淮故船數也遼
需本色二百萬餉可截漕船難卒辦故餉臣
李長庚擬造淮船并所僱沙船共足五百隻
之數限今春至津門以便運發而漕臣王紀
有淮船搜括已極苦累難堪一疏內稱大索
三月在揚僅得六十四隻在淮僅得七十九

隻除山東生員王裕國分去一十九隻實止
一百二十四隻而猶有滲漏不堪之小艇蓋
奴勢披猖市舶無出塗之想括船令下舟人
有掉臂之思兼以去春淮屬已出過船六十
隻又先後爲山東僱去者幾二百隻奚怪乎
求者汲汲而應者寥寥也但遼兵不可一日
無餉則運餉不可一日無船今天津未嘗不
造也江南兩浙與天寧洲非不宜共效纓冠
也而時日無幾勢難應急與其募于他屬不

若募于淮之便與其造于他屬亦不若造于淮之便以舟楫之輻湊工料之鱗集較之他屬似有差也職獨慮僱造之無資耳今據餉臣稱已發過銀五萬兩而戶部又支動兩淮運司銀十萬則非無米之炊矣人情趨利如鶩誠懸資以購厚給其直將無有鼓柁樂從子來趨事者乎謂宜

亟勅漕臣轉行淮揚各州縣多方召募先儘沙船以沙船之人慣習風濤不必別尋水手最足

以濟目前之用也若製造一節該廠漕船之缺以千餘計未便兼攝則另委府佐一員以董其事而武弁卑官旣難信任且難督催卽以新任未平府推官來斯行先僱船而後僱運無不可也其治事之有司如募造及時而堪用則移咨吏部紀錄若怠玩逾期或以不堪搪塞者餉臣與漕臣俱得白簡從事重則降調輕則罰治庶水運有濟也其從陸運者必須車車非必盡用牛而遼之運餉則牛車

居多蓋因該鎮土疎一當夏秋雨濕車輪重而易陷惟牛車可以常行耳牛至七萬四千遼難取給自不得不分派于畿輔以及河南山東山西顧民之所賴以耕者惟牛今加派且倍旣已厚責其措餉而又欲併奪其農業民其奚堪然使農業妨而運事克濟猶不失爲急公後私之義也日來紛紛之議咸謂牛能任重而不能致遠越數百里外必有以水草不服之故倒斃者頃餉臣移職書云茲議

牛騾並買惟隨州縣之便而一騾卽可以減
二牛之費已無不曲體第必牛堪遠到者始
可責其牛騾並買若損民間之耕業以供沿
途之倒斃則不若徵騾于遠而置牛于近者
于陸運爲有濟也嗟嗟轉運一事耳僱造船
隻則淮甸騷然置辦牛車則京省又騷然而
徵調之後又徵調加派之外又加派則九邊
四海無一而不騷然州縣中求其有二千之
節省足抵兩年之加派如山東長清令者未

易數數見也哀此小民詎堪此重困哉然非
一再加派便可寬然有餘地也遼餉歲以八
百萬計今地畝倍加亦四百萬止耳而牛車
一項動費百三十萬各邊調募安家月糧又
欲取給于中不能以二百萬剩矣以不及二
百萬之額而欲支八百萬之用脫巾之禍寧
待轉眄哉往委五萬于東流使捐軀赴敵者
暗受花銷之數媚虜偷生者巧遜冒破之誅
卽今兵部所計出關九萬之兵經臣紀爲實

數者僅六萬有奇遼鎮募兵一萬四千而堪用者不過二千卽此二項糜餉又不知幾十萬長此安窮竊謂濬江海之源不若塞漏卮之隙職願今之募兵者毋徒取充數而以難得之餉養無用之兵也嗣后調募出關者應勅督臣于關內逐一驗發有不堪者登時汰革驗後而私替者以軍法從事務使有一兵卽得一兵之用如兵堪用而餉不給則治治餉之罪餉能給而兵不堪則治治兵之罪庶幾末

流之砥柱也卽如朝鮮爲我屬國以義旗之
舉開釁于奴我實貽之矣頃來告急不救則
虞撤我藩救則又虞生我瑕然揆以輔車唇
齒之誼斷不宜置之膜外昨見臺臣左光斗
疏稱行人司司付劉時俊堪令宣慰屬國時
俊沉機雄畧究心已久試

勅遣朝鮮假以宣慰屬國之監聽其便宜行事必
有深計因兵于人與稱兵于我勞逸固有間
矣職因轉餉而并慮餉之無從出職因無餉

而并防餉之所由糜故兼及之仰惟

聖明裁答焉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遼左轉運之費事急燃
眉伏乞卽

勅議處以無悞封疆事山東司案呈遼東巡撫周
永春等題稱前事等因奉

聖旨議餉各疏有未覆的著作速議覆李長庚旣
有督餉專責各處堪動錢糧准著便宜搜括
取用該部知道欽此抄出到部該臣看得遼

陽殘破已十之五矣今夷虜合謀併半个遼
陽亦岌岌乎殆矣固賴有經撫諸臣拮据撐
持要必士飽馬騰然後議戰議守有所憑藉
臣是以日夜焦勞旣慮折色之告匱又慮本
色之中斷一切搜那征派不遺餘力而圖計
軍興以來已發過新餉銀五百萬此臣部之
所能也若夫水陸輓輸非臣部所能及亦惟
是地方司道便宜料理庶幾有備無患耳前
月十一日接到撫臣揭帖爲亟處車牛等費

以便置辦轉運糧草事共議添車三萬七千
輛牛七萬四千隻并人糧牛料一應等費約
用銀一百三十六萬五千七百九十九兩續
接到督餉臣揭帖同前事臣始而駭終而懼
駭者駭其一旦倉卒責辦以如是之多其何
能支懼者懼車牛展轉派買盼到出關之日
遼餉軍馬不能待矣年餘不圖一旦責之不
爲掘井乎故一那奏銀二十三萬兩解發各
司道暫置牛車轉運應急外隨於本月十二

日攄餉臣揭款一一具覆分別置買之州縣
住定到遼之程限正奉

旨欽依行矣蓋餉臣題請原會同督經撫按覆餉
臣之疏卽所以覆撫臣之疏也且撫臣職在
攄數以請餉臣職任設法以應攄餉臣條件
上覆所以備撫臣之未及也當斯時也使臣
四肢能左擔糧而右負草不惜以身從事況
敢怠玩需緩不行區處哉恭奉
明旨議餉各疏有未覆的作速議覆仰見

皇上註意遼東不獨牛車一事責臣部以無泄泄
凡有關於遼餉者皆當朝上夕覆顧曰覆矣
或留中不下猶之乎未覆也臣速覆矣或羈
延旬日猶之乎不速也如臣部覆戶科之錢
疏關科臣之五議何莫非議餉疏而未蒙

俞允豈其一事而兩視之耶譬如人身百體從令
但有一脉阻滯終是運動不得矣願自今以
往經臣覆者俱賜以檢發其餘未覆者容臣
集思廣益務議得妥卽爲上覆苟有助于涓

滴不敢避夫煩瀆此臣所自矢而忠于

皇上之職分也抑臣尤有請焉車牛一裝費至一

百三十餘萬業咨行各府州縣動加派銀矣

計遼東一年需餉八百餘萬而新舊倍加不

過四百萬近查湖廣調土兵動地畝銀一十

八萬而浙江南京山東陝西等處凡有調募

俱云動地畝銀兵部續調馬步兵若干安家

衣甲又議動地畝銀六十餘萬即使地畝加

派盡行解到遼餉尚少一半而四分五裂各

分支取其餘有幾臣恐今後遼東舟車備矣
以何項支給折色買糧料糧草備矣以何項
支給折色到此地位雖兵多如雨馬羣如雲
將不戢自焚此不獨臣部持籌之憂卽兵部
專闖之憂又不獨兵部當爲同舟共濟計也
伏乞

天語申飭兵部召募除安家銀兩臣部照任外其
器裝馬匹同工部仍設法奏處各地方召募
亦各地方設法奏處留此加派銀兩催解爲

遼東本折之用庶遼餉尤可接濟于萬一也
○經畧熊廷弼題爲朝鮮飛報緊急虜情備陳危
迫懇乞

聖明勅部確議撥兵防援以資犄角事准朝鮮國
王李暉差陪臣賫到咨文一角內稱據走回
人金三供在虜中間八月間奴酋聲言犯遼
至十九日奴酋親領軍馬遽趨北關北關原
有二城金台失白羊骨分兵據守奴酋督令
伊軍蒙以牛皮用蔽矢石冒死攻城本寨終

不支金台失自焚白羊骨出降奴酋盡將老
弱累萬餘口擄回本寨揀得精壯九千餘名
分隸部下八將各胡因說開鐵巴陷金白亦
破遼東一城尚何所恃云先是鐵嶺之戰有
蒙古酋胡宰賽領萬餘騎來助天朝亦皆敗
衄宰賽及其二子副將四名並被賊擄出副
將中一名卽奴兒妻兄蓋奴酋曾取蒙女爲
妻至是奴酋因其妻兄誘宰賽部落驅趕馱
馬相繼于道本胡諸部亦爲服屬九月二十

日間奴酋前往開鐵遼瀋近地收取野穀蓋
欲引致遼兵而遼兵竟不出應奴酋乃將遼
瀋境上二堡攻陷時殺本堡軍兵各三四百
名十月初七日奴酋令其女婿好好里干斗
等來問我國俺欲與朝鮮和好朝鮮不肯聽
從終始助兵南朝此何理耶開鐵北關之敗
朝鮮豈不聞知朝鮮之城比南朝堅固如何
云云且近日遼人之投入虜中絡繹不絕皆
言遼東申飭備禦諸具馬兵在城外布陣步

軍守陣云奴賊又與蒙古約定同時入寇蒙
犯廣寧奴犯遼東又因奴酋子貴未哥部下
胡人聽得酋第二子忒古太第三子紅太言
于其父曰朝鮮北關宰賽皆助南朝今者北
關及宰賽俱已破滅惟朝鮮尚存不可置朝
鮮于後而先犯遼東且劉大海手下胡人說
奴酋與其諸子及各府密議乃于迤東牛毛
賽萬遮嶺兩處多遣數枝兵馬繫繫防守仍
造作攻城長梯各相傳說今冬不搶遼東先

困寬莫鎮江等因又本賊旣陷開鐵旋吞金
白犂于驕壯專覬遼陽而或慮小邦之掣其
後必欲先事蹂躪賊之朶頤垂涎實兗且慘
頃據走回人報說伊賊蓋以邊臣所答無好
語爲怒要遣一將搶劫小邦稱伊賊于蒲浦
西界築城留兵或稱各胡當待水合往搶朝
鮮以報助援天朝之仇怨或稱各胡說道日
後我們要擊朝鮮滿浦道列堡及致今日伊
果顯示猖獗將逞吞噬牛毛西路之造梯部

下諸胡之傳說無非專意小邦小邦敗衄之
餘剪焉不振藩籬將撥門廷莫保仇憤至此
慘痛如割况天朝之寬奠鎮江等處與小邦
之昌城義州諸堡隔水相望而邈處邊頭孤
危特甚其要害險易守禦堅瑕賊必周知賊
若從鬻陽境上鴉鶻關取路遠出鳳凰城裏
面其間既無關嶺之阨一日長驅塵駭颺迅
橫剝旁截或犯寬鎮一帶或搶小邦昌城等
處則各該地方無暇嬰壘殆莫自保內而遼

左八站外而江東一城彼此隔斷聲援阻絕
無復唇齒之勢盡爲豺豕之場言念及此惟
有幅塞蓋寇至策應則遠水無及于近火孤
軍用援則漏瓮難沃于焦釜此小邦所以不
遑發婦之恤緯而惟以捍邊牧圉爲憂者也
爲此合先咨報煩乞備將咨報亟行題奏急
調大兵來至寬鎮等地方與小邦遞成犄角
以重關防之鈐轄以絕狡虜之窺覷如或賊
徑侵小邦便添遼鎮諸兵赴期來援等因到

職看得朝鮮自去冬告急之使凡六七輩至所以報賊情而求救援者日繁一日而職以無兵調撥但支吾應之未敢瑣瑣題也頃者又報賊屯兵于牛毛寨萬遮嶺造作長梯先搶鎮江寬奠且云賊若從黟陽境上鴉鵲關取路繞出鳳凰城裏面內而遼左八砧外而江東一城彼此隔斷聲援阻絕其所以爲我中國慮者甚于中國自爲慮而我尚可以無兵之故支吾應之未悞朝鮮而先自悞乎徃

撥新兵防清河靉陽寬奠鎮江等處縱使不
逃亦屬無用而今逃且盡矣此外更無兵可
撥矣職不憂朝鮮而實憂賊入清靉兩路奔
岫巖而犯南衛繞鳳凰而攻鎮江如所云遼
左八砮江東一城隔斷阻絕者洵該國之發
恤而遼左之危症也近接邸報兵部議覆朝
鮮告急疏內稱昨經臣熊廷弼題戰守大畧
議于鎮江添兵設將夾鴨綠而守如賊犯朝
鮮則鎮江與朝鮮合力以拒而四路分擊以

全書通考卷之三十一
牽之如賊與四路相持則鎮江朝鮮合兵而
兩路以搗之使各路總爲一分合奇正以成
全局移文經撫按臣悉照前議嚴加防衛是
部議于職疏畧亦見謂可行矣而鎮江添設
之兵將在何處四路各設之重兵何居憑何
合而拒搗憑何分而牽制則前議亦不過紙
上之空談耳而何以副該國之情固吾圉之
謀也伏乞

皇上亟勅該部酌議如果寬駿一帶在所必防朝

鮮與國在所必援便應實議撥兵防援實調
援兵作速來遼聽職調撥無徒據職之空談
權詞以覆而使人實謂職所條上方畧未悞
朝鮮而先自悞也

○經畧熊廷弼題爲新兵全伍脫逃軍聲大損謹
據實奏聞乞賜罷斥以正馭軍無術之罪并

乞

勅中外諸臣無靠以遼守遼之說以緩徵調而悞
殘鎮事先是贊畫劉國縉冊報召募鐵騎營

車營各項下新兵一萬四千一百餘名又續
報卞爲鵬等項下新兵三千三百餘名到臣
臣見兵多孱弱不慣弓矢不慣火器又無甲
無馬無器械無約束紀律心知其不可用贊

○繇

畫間請發守藩撫以身試而臣頗難之會鎮
江寬奠黷陽清河紛紛請援不得已以二千
九百餘名往鎮江一千一百餘名往寬奠一
千八百餘名往黷陽二千一百餘名往清河
各設防以張聲勢使賊知我兵漸來不敢遽

窺東南意謂地視瀋撫差緩令軍可安心弗
動也後據兵將皆稟此兵無用當撤回甚有
稟再發精兵以護此新兵者臣謂新兵卽無
用何遽至于此昨冬十二月二十二日忽據
署清河備禦熊錦稟稱復州父子兄弟往來
控望皆云先逃之兵已經投牒于復州團練
待進兵時再來衆皆欣躍而言我們何不往
家過節開春再來等情臣一見而驚曰兵走
矣亟差官往諭止之二十四日復據熊錦稟

報二十三日夜間各兵皆成羣南去隨卽追
趕止促二百餘名及查在營未動者不滿千
數是晚又據熊錦詳報各軍供稱俱是各給
免票暫借一時今聞家中差役繁苦哭聲震
天趕回之後復去雖存不滿五百亦不能保
其不去二十六日又據熊錦稟報止存見在
並贖畫續發撥軍九十四名乃昨又聞其盡
逃無復存畱者矣臣不覺拊膺頓足而嘆曰
有是哉遼人之離心離德也有是哉各援兵

方日思逃而遼人乃首爲之倡奴賊方聞我
兵逃馬損亟欲奪取遼而遼人乃更以此風
聲示賊也清河如此他處可知聞鎮江寬奠
黉陽各兵亦有盡隊而逃者將官不敢挽也
至于存留遼城者楊于渭原領一千八百餘
名沙汰及逃回一千五百餘名實存者三百
餘名卞爲鵬等原領三千三百餘名沙汰及
逃回二千六百餘名實存者止七百餘名前
疏已言之矣此外尚有楊武烈領一千五百

餘名曲韶領一千九百餘名而臣不敢比驗也恐一比驗復逃走如卞爲鵬等所領者又有一番風聲聞于賊不便也卽去秋撥數千人採秋青草迯回金復致少採原定草束大半撥千人斫悶棍月餘及歸查每人每日僅斫棍一條撥數百人補築墊臺竟不知散去何所而臣至今不欲問也恐一問必行罪一問必迯走又有一番風聲聞于賊不便也臣馭軍頗嚴凡各營解到援兵之迯者或十數

人或二三人必梟斬示衆獨新兵逃者各將
皆不報及全營哨逃始報而法不加衆矣不
然此法嚴之過也當三路覆沒軍民南竄之
時贊畫獨挺然號召南衛應募而北一二月
間赴集遼城者近二萬人一時聲聞賊中不
敢窺遼陽得壯孤城膽氣而保其無恙者此
贊畫之功也但各官應募原非感激于忠義
不過各衛官照銀差僉派使來招頭復以安
家月糧誘之而各兵私藉以爲利見鋒鏑在

前死生瞬息間卽不能無悔心而初集時又無一將官統領操練稍示之以軍法因循姑息如養驕子以至今日而贖畫處閭里族黨之間亦無如之何矣如李如栢遺下內丁一千一百五十餘名募自廣寧者也逃回四百七十餘名而竟不能收一人着伍也臣標下左右翼兩營兵三千一百餘名募自廣寧者也各逃回數百名屢批分巡道拿解而至今未有以報也夫此兵已屬難處而何況新兵

巡道已不能拿報而何況鄉宦頃臣檄贊畫
往召逃兵正身皆匿不出但家屬口稱願賠
償安家銀兩及欲另僉精壯補伍而逃民皆
怨詈不絕口此贊畫之苦也今其逃不止幾
千人矣臣爲此與部道大費商處欲下捕亾
之令強使復伍而終屬不願萬一臨陣脫逃
爲患更大則其難在日後欲嚴追餉之限勒
令還官而近及家屬萬一激成他變爲患更
近則其難在目前况今轉輸召買勞役萬端

亂離洶洶只欠一死若復如此騷擾禍有不
可知者此又臣苦而地方之憂也未遯而不
能申嚴軍紀以禁于前則臣爲無法旣遯而
不能設法區處以善其後則臣爲無才旣以
風聲聞于賊而敵思乘隙則臣爲致寇又以
榜示諸軍而人思效尤則臣爲玩兵有臣如
此將焉用之此臣所以自陳馭軍無律而願
肆罪干司敗者也伏乞

皇上將臣罷斥別簡賢能來治此軍其南衛兵逃

者責成海蓋道設法調停河西兵逸者責成
分巡道多方拿解雖非兩道經手之事而贊
畫之法不能行于切近鄉里本道之法尤能
行于舊日招頭地方公事亦有不得辭其責
者乃臣則因是而嘆以遼守遼之說悞邊悞
國而人卒莫之悟也夫其初之爲此說者遼
人爲自用地耳主此說者爲用遼人地耳乃
憚于征調者艱于措餉者樂其說而演之以
爲遠徵不如近募也圖存不必遠求也貴精

而不貴多也遂因是以緩于征調今其說屢
試不驗矣所云不如近募不必遠求者亦可
以退而止矣獨貴精之說尚有牢固不破者
臣請以象棋喻車馬砲卒有一子之位必得
一子以填之如貴精而已只須精頂卒而邊
旁四卒可無設也倘對壘者五卒並進何以
禦之今遼陽瀋陽撫順清河靉陽寬奠鎮江
各相去數百里或百數十里皆當賊一面來
路不置兵無以阻其闌入不多置兵無以當

其聚攻以主貴精之說勢自不能分散布置
必屯聚遼城一處然後可而以應瀋陽則百
二十里應撫順清河則二百里應寬奠遼陽
則二百里應鎮江則四百里鞭長不及馬腹
想貴精者另有一種神奇乎政請自爲之而
臣其處才力不及之科矣況海州三岔河金
復等處尚議添設以護海運以防門戶臣更
不知貴精者作何鋪擺若云物力之匱難于
供輸地方之窄難于安頓則臣旣知之矣倘

非國都逼近則似此一面淪于夷狄之地不可感以忠義之人棄以予虜可也何必救惟其不得不救則兵不得不多苟爲不多而但取支吾苟延歲月此第可以待尋常搶掠之虜而決不可以待戰勝攻取圖王定霸不得遼東不休之虜也與其以二三年之費延爲十數年之用而且貽禍留變生之患孰若此以十數年之費并爲二三年之用而速收一勞永逸之功昔者播在西南一隅有何緊要

楊又一戰而縮匿國上有何難勦尚費正兵
二十餘萬而取之各土司者不與焉今是何
等地方何等賊勢比阿骨打初起氣勢更狠
而謀事者乃作如此議論不至盡悞國家大
事必不止臣亦惟有付之浩嘆惟

皇上自爲

宗社計而獨斷獨行之耳

○山東巡按陳王廷題爲直述新兵失伍之數具
見危遼單弱之形遼兵愈不可恃援兵萬不

可緩事今之策者動曰遼尚有兵也遼之兵
尚可用也踵省脚力省餉之說內地精銳可
以不遣豈知其大繆不然就遼之新兵論如
熊錦楊于渭卞爲鵬領贄畫新募兵七千二
百餘名皆籍于南衛者李如栢遺下內丁一
千一百名右翼營趙率教部兵三千一百餘
名皆籍于廣寧者俱遼兵也按籍而數之寧
不人人介冑哉無幾而熊錦報逃者一千九
百餘名楊于渭汰及逃者一千五百餘名卞

爲鵬汰及逃者二千六百餘名李如栢原遺
內丁報逃者四百七十餘名趙率教報逃者
四百九十餘名矣朝從戎伍暮返故廬赫赫
將軍之令不蒙其室家閑曠之心陷險犯危
之苦不勝其比里族黨之樂無關津之隔越
無跋跡之艱難自往自來隨心隨意何憚而
不逃哉逃而至于衆多將置之而不問乎則
無以肅軍士之心抑盡舉而置之法乎恐有
以釀地方之變法于是乎窮矣無制之兵譬

之頑蒙子弟羣而受之于塾師訓誨無能及
棄學而走者皆師責也今之將領非所謂塾
師耶先事無教練之方臨時無約束之術致
其逐隊而逃則職守謂何受人牛羊而不芻
牧誰其貸之嚴令統兵官熊錦等戴罪招撫
不效者俱從重論此將領之當議也當贖畫
招募之初正三路大衄之後開原報破之時
遼陽危若纍卵贖畫不踰十日另召近二萬
人藉此聲勢得護遼陽贖畫一段忠勤亦頗

有濟于遼而烏合之衆有如驕子兼以將領
不善撫馭不待兩軍對壘而先自潰反足重
遼之累矣爲今日計將以招徠之事仍責之
贊畫則鄉紳之權未重難立一切之法桑梓
之情相率終有掣肘之勢責之衛官闖冗者
多明作者少賄買賄賣終成不了之局且有
意外之擾莫如責成海蓋道申法以嚴令原
將招于上該衛促于下不費刑罰舊伍可還
此責成之當慎也近議海蓋金復岫巖三岔

河一帶議添設兵卒而窮于徵調何如卽將
新兵招採者就彼擇將團練以爲在山之虎
豹減其一兩伍錢之餉每月所省亦自不貲
旣可資之以護糧亦可驅之以轉餉彼且守
田畝樂妻孥而逃之念可求杜矣此更調之
當講也至于廣寧逃卒尚自無多責成分巡
道嚴限拿解通將新募兵數責成海蓋分巡
等道按其名籍造冊報部彼再逃者知有可
去之身而無可削之籍孰敢復逃而試三尺

耶再觀目前則遼人之不足恃與新兵之不足憑可槩見矣若非早發關西援兵星夜渡遼則單弱之象已爲逆賊所窺遼之爲遼其禍尚忍言乎臣催兵疏幾至頽禿楮敝自覺厭聞而兵半個不至遼東極危極迫又何敢
聒瀆

皇上而自取厭薄哉近據李光榮塘報初二初三兩日見撫順關外烟火數處又報東賊從大石溝進入箭傷撥夜屯民三名燒毀屯房九

間而朝鮮陪臣又連賫告急咨文臚列東賊謀犯甚悉欲求大兵往駐寬鎮等地仍與彼邦迭成犄角以重關防以絕窺伺其爲我中國慮者無所不至則狡奴蠢動之機料在不遠兵將源源而來且恐緩不及事况可悠悠汎汎而不爲計哉臣謹據實上聞伏乞

皇上自爲封疆計亟

勅樞臣多發邊兵作速來遼破逆酋之狡謀而壯我中國之威庶藩籬之形勢固矣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孫之益題爲司帑積貯無
餘再行搜括以濟遼餉并懇

聖明急允廷臣之請慨發帑金以固封疆事臣切
惟奴酋猖獗以來摧我名城殄我將士腥羶
之氣漸迫薊門忠臣義士無不怒髮裂眦誓
不與生不意議兵無兵議餉無餉廟堂之上
泄泄杳杳寢積薪而安處堂臣之所未鮮也
可惜年半之間五百萬之金錢空付流水一
千里之枯骨夢繞春閨而經畧主帥尚侈口

展辨圖保首領國家幾無法矣乃欲山海關
以外各將用命士卒不逃此不必得之數也
今援兵四集畫地而守然枕戈待旦之人斷
難畫餅充腹萬一儲糈不繼則脫巾之禍恐
一决裂而不可收拾也近見經臣會筭餉銀
該三百三十四萬米豆之數非二百萬不可
夫轉運之法不過航海梯山督餉之臣豈能
神輸鬼運太倉如掃外解不來則目前之餉
誠汲汲矣臣從邸報中見戶部清餉一書有

運司未盡之議兵部咨內有運司積餘鹽課之議餉臣李長庚揭帖有那借疏理道臣引鹽折價之議在戶部欲取之爲邊儲之用在兵部欲取之爲安家買馬之用在餉臣欲取之爲造船僱船之用件件急着事事軍需倘或有濟秋毫臣豈復愛膚髮但以蕭然之帑難應多方之求卽銖積寸累稍有贏餘亦皆皇上外帑之蓄非臣所敢專也隨牌行疏理道嚴追引鹽折價一項共得二萬三千兩除解貯

書通石畫 卷之三十 三三
淮安府庫聽督臣支用造船外又搜括庫貯
并臣衙門解剩贓罰等銀共十八項計數四
萬四百四十四兩零隨差援遼千總官解赴
太倉用兌邊餉連前折價實共六萬三千四
百七十四兩零譬之涓滴助海亦何濟之有
至于折價銀兩原自有說蓋因鹽法敝壞已
久歲入正課六十萬六千兩又以寧夏缺餉
增帶五萬六千五百六十兩諸商皮骨俱盡
徵解不敷歷年那東補西俱借庫銀湊數其

有瓶罄罍耻幸綱法新行商賈樂趨該疏理
道臣議將淮南十九場不徵本色每司折價
二錢餘六場及淮北五場遞有差等但照原
額徵銀入運司庫中爲衆商補庫之數俟舊
引銷盡仍徵本色此折價一欸明係補司帑
已輸之數非額外之餘也且念邊商每年守
候太久致悞開中內商旣徵餘銀又輸鈔價
一時輾併支吾實難原議以此項銀兩預給
邊商爲買鈔之用俟歲額解完始追內商補

償俾庫貯恒盈轉環於不竭之府而邊鈔無
停塞上有殷陳之積深謀遠慮爲國家永此
百萬課其計甚周非欲取此目前錙銖博心
計之名也查四十六年七月間方奉

明綸至今徵解未完一半兼之以前庫貯挑河等
項錢糧借解已盡今河道淤塞多年益艘阻
滯京掣愆期近日興工挑濬費殊不貲此皆
喫緊之用不得不取償于庫者也况濱海竈
丁頻罹災傷嗷嗷待哺貧困堪憐其能剝膚

椎髓以足取盈之令乎倘歲歲借折價爲名
搜求無厭率以爲常則是浮課雖減額外又
增恐兩淮不惟無商且將無竈矣臣今日不
得不詳陳始末以明告君父也抑臣因是有
請焉兩淮運司素稱財賦之藪也今多方搜
括止得十二萬四千六百之數以此餉遼不
過九牛一毛太倉稊米耳餉臣心嘔計窮苦
于無米之炊戶部露肘捉襟徒爲仰屋之嘆
搜括之網密於凝脂加派之征半倍正額卽

使夷吾司策桑孔持籌恐亦無他謬巧而東
事未寧則亦安所結局乎欲保

神京不得不守遼陽欲守遼陽不得不要戰士
欲要戰士不得不費糧草經臣語備矣臣爲
皇上晝夜思維除發帑外斷斷無他策也然今日
發帑又非僅僅如前數十萬遂足塞羣臣之
望而了遼事之局也非大賚一番不足以鼓
動軍士非翻然更始不足以收拾人心蓋財
者衆怨之積而大禍之基也自曠稅權而金

穴銀山歸入內府筐篚珍奇百倍封椿中使
吮血磨牙以取之間閭茹毒飲痛以應之撲
聖用滿必破多藏厚亾正其時矣今疆場多故

廟社震驚尚不急發臣恐漁陽鼓震而瓊林大盈
頃刻立盡是不不惕哉矧天子富有四海原
不患貧但得三韓無恙卽悉內廷黃白盡實
邊需亦宜不再計決者乃諸臣穎秃唇乾
天聽益杳外廷之人切疑

皇上置遼左于度外不知陵寢宮闕

皇上亦度外置之乎伏望慨發帑金百十萬付之
戶樞二臣分給經撫閱臣或用餌虎首或用
援朝鮮或用造戰車或用餉將士庶士飽馬
騰邊城可復立見縛奴酋而致闕下矣

○兵科給事中薛鳳翔題爲遼事急在燃眉遼防
尚無固志危亾立待拯救宜殷懇乞

聖明亟俞經臣之請嚴加責成以厚兵力以保封
疆事粵自開鐵北關繼陷奴勢益大我域漸
蹙境外全無犄角遼陽已成孤注是以賊往

來西虜肆行要結也而我不得知出入開原
竟破遼藩也而我不敢問三冬草枯奴氛自
歛新春柳布奴馬漸驕政邊臣臥薪嘗膽之
時而士卒戮力復讐之會也忽接經畧熊揭
帖中間李永芳斫殺進搶之言奴賊傾巢死
戰之語併與拱兔指天說誓一齊上馬攻搶
情狀歷歷有據似非空談然猶或兵集防密
可恃無恐也再接揭帖報稱新兵全伍脫逃
軍聲大損所據署防清河備禦熊錦節次稟

報始猶兵以往家過節開春再來爲言繼則
差役煩苦哭聲震天旣趕回復去無復存留
矣甚有鎮江等處盡隊而逃將官不敢報矣
此等景象何可令奴酋聞且見也職一聞之
不覺心膽俱裂于此而爲救焚拯溺之圖
羊補牢之計其必速催出關之兵以補營伍
之匱亟講訓練之術以正脫逃之法而最得
力處無如關門點驗一節職請爲

陛下言之向來經臣條議戰守大畧必須兵十八

萬之數而樞部議調亦未嘗不如其數也第以照顧人情之意多而確持定見之念少倏增倏減載遷載延宜有以來經臣昏上之誚也今除已到遼兵二千五百浙兵二千并越效忠許定國所統毛兵二千原係援遼者速催出關勿令逗遛官可以加銜不必名器吝也兵可以添餉不可以錙銖惜也此外如薊鎮設防之兵應否就近遣發各處括來之兵應否移補守防再核各處已調募者調來若

全書通考卷之三十
三十一

于未調募者再加若干務如額而止速發銀
兩刻定限期勿以傀儡充數勿令趑趄不前
一有杭違從重叅處此催兵之一說也從來
卒不可用以將予敵不教而戰是爲棄之凡
兵到遼陽經臣檢閱後卽酌量南北風氣之
習權衡彼此語言之諳令一大將統領訓練
務令將識士情士知將意有指臂相使之便
無胡越相視之情庶有勇且知方乎乃贊畫
劉國縉所募新兵始何以招今何以迯今旣

不能盡拘逃兵而寘之法合無重處一二爲
首倡者而以其餘者責令按數補伍即以海
蓋道將統之以作四衛之防或亦可帖然無
譁也此練兵之一說也至各省鎮誰非王臣
誰無國恤滅奴朝食應有同志豈其一援兵
之發而充數塞責無一統領將官不得其人
沿途賣放僱請頂替則山海關一查洵爲頂
門之針職同官給事中李奇珍曾以督臣驗
發爲言深與經臣之意符如以督臣有地方

之責必欲從內遣官爲重則有募兵科臣祝
耀祖責令端以召募兼檢點度省一番供給
騶從之擾乎此點兵之一說也抑職猶有說
焉兵斲于多矣而無安家則無兵無行糧則
無兵無厚餉則無堪用之兵此其責在戶部
無馬匹則行不前無盔甲器械則膽不壯此
其責在工部太僕他如募兵之差下矣而無
關防何以行事此其責在禮部練兵之官有
矣而無勅書何以遵行此其責在輔臣

皇上習于靜攝九閩有萬里之遙大臣誼切纓冠
易地有同舟之濟毋以職掌而分彼此毋以
爭執而失寅恭應請旨者極力以請毋委巷
遇之難應題知者速爲題知毋任拘攣之套
棟宇將焚怡堂自若載胥及溺其何能泚此
職區區蠡測之愚所呼籲之我

皇上而併望于諸大臣者也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請發餉臣閱臣諸疏實
關措餉運餉亟圖候

旨無期各行有日敬再申明以便遵奉以嚴責成
○事臣竊惟遼勢濱危朝不保夕遼兵待哺夕
不謀朝今日之事孰有亟于計餉者今日亟
餉之計孰有過于餉臣閔臣之議置牛車淮
船等項卽朝上夕下猶恐其遲無奈兩臣特
請不報臣部復請亦不報望眼徒穿燃眉莫
待萬不得已業已于昨催疏內題知徑行亦
旣咨移各該地方處分料理矣第人情奉王
命則雷勵風行奉部文則日延月玩況此徵

上之徵人情憚于剜肉局外之局人情易思
卸肩得無有地方有司躊躇過慮于地方觀
望生心者尚藉口曰旨未下乎夫遼餉歲需
八百萬金卽新加派與舊加派合筭仍少四
百萬有奇若舍此着更有何策可應是加派
萬分難已一已而我軍匱糧少內變作矣至
陸運則急牛車水運則急淮船遲延一日卽
耽悞一日是淮船萬分難緩一緩而轉輸無
資軍腹枵矣臣部職司餉事得旨當速行不

得旨亦當速行以勢如拯溺救焚事體難以
少待如臣部行之而地方不必行臣部速之
而地方不必速則悞事之罪臣部唯有叅罰
功令執以考成按輕重而行昔人語曰苟利
社稷專之可也操通變之權行濟變之事匪
臣敢爲自專俟旨則悞國家亟行可保疆場
爲朝廷臣子計社稷安危勢不得不爾亦自
分爲國一腔天地神明可共對也抑臣更有
請焉

皇上于章奏每諭輔臣一則曰俟檢發再則曰俟
檢發見今之檢發最緊最急者無如此此關
係遼餉諸疏肯檢則一舉手便是何費精神
肯發則一啓口便完何需時日迺靜候已久
值此歲序更新尚復何俟謂

皇上忘遼以督餉用餉臣矣以覈餉用閱臣矣謂
皇上不念遼餉臣閱臣之嘔心而請者誰非爲遼
而竟置高閣恐諸臣愈急

皇上不宜緩也說者謂

皇上賊來則急賊去則緩急則切責于下緩則堅
持于上以是爲得計然而失計正在此先事
皇上不與臣下共營迫至事迫而督責雖殷亦無
皇上及矣兵法云無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
及今議措餉議運餉正待之之說識者猶病
其晚尚可遲留乎且春陽布煖冰泮雪消奴
酋出穴此其時萬一有兵無餉何以待之臣
部所以鯁鯁然任勞而任怨早爲之圖一面
皇上俟旨一面卽行者祇以時勢之迫切如此絲

綸之鄭重如彼不得便宜從事獨計

皇上之聰聖事事取裁與其使臣部不得旨而行孰若使臣部得旨而行爲更便也

明綸一渙將兩臣封事臣部咨文藉以生色可以紓中外任事之謀而不至阻隔可以鼓遠邇勤王之義而不至愆期卽此是更新善政卽此是決勝良猷天下聞而手額相賀曰此

聖主之明宗社生靈之庇也臣部幸甚危遼幸甚○南京兵部職方司員外鄒維璉題爲邊境勁敵

書通考卷之三十七
四三
方張中外單弱可虞謹陳一得以振見在武
備以消將來大患事臣觀奴酋之叛本朝其
猶元昊之叛宋也西陲去汴遠元昊割據無
關宋室存亡非若遼左殘破咫尺于

神京卽門庭之寇也宋有元昊之難仁宗恭儉
憂勤主于上韓范富歐諸臣同心一德輔于
下百姓樂業根本深固非若今日朝常日紊
皇土海內虛耗天變民愁所在生心也遼左今日
舉動固差快人意然尚未堂堂正正與賊交

鋒未見賊來攻城果能堅壁旬月足挫賊銳
令自解去則亦未有必勝之形亦且陪京省
鎮將怯兵弱恐皆未敗之遼左不可不慮每
見國家募兵苦無金有金苦無人有應募之
人又苦非可戰可守之人全盛天下何以患
寡患貧若此當思其故矣司農止此歲入一
以養府衛之籍軍令其虛糜廩餼又一以養
府縣民壯機兵弓兵等令其坐食官錢臨時
倉卒乃議召募以充用則歲入以外餉豈天

雨神輸乎鬻爵加賦與夫藩王羣臣捐助一切權宜苟且之政可常行乎譬如人家世養多僕噉主飯不供主役主人有事另出橐銀以僱役甚至變產行貸以繼之其家有不貧且弱者哉夫養百萬之衆不得一夫之用此臣所爲悲也已成之軍素藉之兵平日撫之無其恩馭之無其法補偏救弊無其道而恃臨時召募調兵徵土司借屬夷是祖宗之政不可用聖賢教民而戰之言不足信此臣所

謂舛也土兵之多調朝議已知非計說者欲以重賄啗諸虜謂得以夷攻夷之策信然矣此必虜有敵愾之心中國懸賞以待則可若捐金求虜臣恐功未必成賞遂成例蠻夷鳥獸難養易囂去一奴酋得一奴酋如後患何宋狄青曰以一智高橫踐兩廣力不能討乃假蠻夷兵蠻夷貪得忘義而起亂何以禦之此今日所宜預鑒矣臣又復覩部檄州縣團練鄉民夫鄉民之練成化時盧祥巡撫延綏

曾練民丁以破虜酋毛里核隆慶時張居正
條陳兵事亦有選擇邊吏團練鄉民之議但
指沿邊郡縣言耳邊民獷悍習虜且欲保妻
子室家有鬪志以故官府編集則易就訓練
則易從上亦必有蠲免優養犒賞鼓舞之道
在諒非空役若夫腹裏之民素不習兵強逐
里抽丁選棟操練稍稍兒戲則無用僕僕荷
戈則妨農人情豈能舍其仰事俯育之身枵
腹以爲官用臣愚以爲朝廷此舉無益戎行

祇增民間一騷擾里胥一漁獵亟宜罷之或

者預簡武健以易額設孱弱斯可行耳臣寃

太監

貧寡病原日後時勢除已募援遼外計惟整

頓見在衛伍與額設民壯機兵弓兵爲長策

聖慈

先臣王守仁撫南贛每見江南多盜調狼達

兵殘民傷財乃檄四省兵備選練民壯中之

魁傑以任戰而分減稍弱者之餉以充賞竟

破羣盜此往事明驗故奴酋發難未三月臣

已疏陳欲廟廊責之撫臣與兵備撫臣兵備

責之郡縣守令考成殿最此實扼要一捷法
邇見本兵振舉舊章一疏似亦採行臣議惟
是文具相蒙殿最不信終是無益此外尚有
處置之方臣請悉陳以候

聖裁其一在破額以養士每軍一名月糧一石此
太平操演常例若欲勤練待用即使

太祖皇帝在今日亦難拘額臣觀今日協臣條陳
戎政一疏簡拔精壯二萬人稍加塩菜銀兩
便省二十餘萬募金京營既爾郡縣何獨不

然至民壯工食扣半解遼糧愈薄則操愈廢
是撤郡縣之備矣本爲農也尚欲劫之以爲
兵本爲兵也何反銷之以爲役故軍則揀精
加餉民壯則宜還其額設更加優犒乃可設
法其一在刺手臂以防僞凡軍兵皆有腰牌
記其年貌籍貫但身軀長短面色白黑鬚誌
有無等項天下相似甚多包充冒糧僱倩應
點其弊滋甚平居影射萬狀有事掉臂而逃
耳惟刺其姓名于手臂則藏奸易覈臨事難

遜有不習于戰者乎或曰此近操切不知厚
餉是情覈實是法若使廢法弛備生靈受禍
不仁更甚況軍則選鋒加雙糧鹽菜者刺之
常伍免刺民兵則有原額工食者刺之新籍
無工食者免刺中有不愿刺者聽其退缺以
補願刺之人不必強也何爲不可蓋范文正
曾刺保捷韓衛公曾刺義勇卽前規矣其一
在假將權以示威龔遂治渤海則請丞相御
史母拘文法虞詡令朝歌則請太守許以便

宜行事旣以治兵責守令不宜束縛其手足
將領賢否俾得明揭小校哨長俾得自選兵
士有不法之甚者俾得軍法從事庶可展布
四體討軍實而申儆之平日不假賞罰進退
之權當事責以守備不設之律守令肯服乎
其一在革債帥以飭法軍法不行由將領尅
軍將領尅軍又由始進有費彼官從居間得
而欲禁其不貪安得皆有經畧尚方劔人人
誅之居間非獨在陞除每見考選舉刺疏上

孫吳韓白車載斗量有事動稱乏將則何以
故無乃真才不屑干進而庸懦乃善營窟乎
唐之債帥在中尉今之債帥在縉紳良可浩
嘆蓋有不愛錢之文臣始有不怕死之武臣
此在樞曹本源臺諫要津先加之意而後可
矣抑南都事宜造戈船習水戰建營房便操
練選餘丁補缺伍召各匠習火器與夫懸錢
校射輪班防守諸議遼難未作臣已屢揭于
堂官卽今協臣在京可問然堂官真心任事

委實無奈文法牽制事權掣肘何此外尚多
應舉之政其又何敢抵掌談哉臣尤有說焉
大禹服苗舞干敷德秦穆喪師痛哭悔過當
此狡夷孔熾之時

皇上深居尚如故紀綱法度任其陵夷乃欲撻伐
以底蕩平豈天驕縱

皇上若是從古未有無文德而有武功者

皇上方將追踪堯舜豈其反出霸者下耶臣遠臣
也可以緘默但目覩國家多故力屈財殫將

來大患未已不忍不以告于君父倘蒙

皇上省覽發部議行宗社幸甚

○河南道御史盧謙題爲遼兵不足奴氛將逞懇

乞

聖明急救危遼以固屬國以安社稷事切惟自古
爲主帥者每稱談笑折衝自經畧受事以來
惟恭謝天恩一疏差有喜色其餘皆焦心勞
思爲催兵計夫經畧居圖廻方畧之地乃以
逐逐催兵苦哉經畧受事于三路覆沒之後

人謂此難事也今催兵而兵不出關則苦事
矣奴動而無兵應敵則又險事矣爲樞臣者
居中運籌乃不能催兵出關乎人謂樞臣甚
恚紙上有兵之說職謂兵出關卽恚亦無恚
兵不出關卽不恚亦恚國家之事大矣樞臣
當不其然所調各兵有將起程者有在途者
其未入關猶可言也昌平等處棲遲者久不
出關竟何故也今日之計樞臣須提出一片
苦心抖擻精神日坐樞密府馬上差人催兵

限以時刻諭之曰出關後期并罪催者必二
月內兵盡出關使經畧所需者事事應手遼
事庶有濟乎譬如有舟于此其濡已甚有三
老者任之乃求其所以裒之者而竟不應安
得不及于溺乎故催兵出關今日不可再緩
者其次莫若救朝鮮而固其心朝鮮惕于北
關之敗宰賽之執其氣喪膽落幾盡使中國
不救彼必折而入于奴奴益不可制何者因
糧朝鮮則彼無坐困之虞陸窺遼陽水犯山

東則我多掣肘之患在經畧自有揀遼之策
在廟堂更當固朝鮮之心徃徃諸臣請遣宣
慰不啻再三在今尤不可緩不然朝鮮將謂
我竭力從王致有奴患

皇上漫然度外我乎故宣慰之使不可不遣遣則
行人司副劉時俊可急使也時俊留心遼事
蓋已有年其才品肝膽與經畧素稱臭味使
隸以水兵徃護朝鮮更可以爲遼陽壯聲援
譬如有舟于此正在風濤中振舵開頭雖三

老專司岸上忽有一相識者爲之引纜助篙則得力亦不少也此皆救遼之急着也

○湖廣道御史房壯麗題爲遼餉急需本色轉運甚艱敬陳一得之愚以濟軍前實用事蓋自遼左軍興以來百方措餉惟憂不足先是加納事例歸併戶部原爲湊辦餉銀無奈神奸書辦夤緣交通詐騙百出據巡視衙門先後緝獲假印偽單則是事例之設祇充奸猾之橐有虛名無實濟也適戶工二部會議事例

之入戶八工二巡視衙門互相稽察業已奉
旨則奸僞侵蠹或可少息矣唯是遼餉之所不足
者非獨折色也而本色米豆尤爲急需頃以
運糧之故派買騾車牛隻于畿輔齊魯豫晉
騷擾中原輟耕廢業亦不暇顧急可知也難
可知也以職愚見合無于戶部新增事例欵
目外再開運納本色一欵不拘府衛首領州
縣佐貳凡例得加納之官依原議本等銀數
照腹裏時估運輸米豆赴遼陽交納事完咨

文到部卽行收選當月除授官職仍擇善缺
以示優異每選先儘納本色者一應納銀及
效勞等項俱不得與較遲速朝輸粟夕拜官
人必樂于取榮之捷而不憚于運輸之勞趨
之者衆粟自有餘軍前有實用矣諒銓部誼
切纓冠必優選示信以廣招揀不規規舊例
阻人嚮往也至于輸粟之法或從水運或從
陸運聽取其便惟不許在遼東糴買上納致
本地空虛粟價騰貴其由水運者先赴山東

海防道投批一張報米豆若干由陸運者先
赴管山海關主事投批報數以便稽查隄防
虛僞運至遼陽經畧撫按衙門俱投批文納
糧事竣經畧咨部收選凡經由各衙門允宜
嚴禁委官胥役不許抑勒需索使人視爲畏
途米豆紛至積少成多可以濟官運所不及
未必非措餉之一道也若夫保守遼陽漸復
開鐵士飽馬騰相機戰守坐困奴酋非關外
關內力行屯田不可蓋奴寨險阻掃穴犁庭

諒非刻期所能奏功不講屯田之策爲足食
之計而惟于內地銖求朘削加派無底止竊
恐外難未平中原先竭所謂季孫之憂不在
顛臾而在蕭牆之中者勢所必至矣遼左屯
田經臣熊廷弼先年按遼已試之法關內屯
田頃科臣李奇珍條議甚悉大司農奈何不
詳議題覆力主必行及時耕種而惟今日議
加派明日議車牛剝肉醫瘡良可深念謀國
大臣豈其智不及此無亦取其徵求百姓之

易而憚于屯種經始之難乎病深求艾惟時
已晚若復泄泄悠悠天下大事誠不知所終
矣職感事激衷謬陳一得伏乞

勅當事之臣議覆施行

○山東巡撫王在晉題爲海運必難遞增船糧必

難立辦仰祈

聖明速議調邊之長策勿循浮派之空言仍

勅當事大臣虛心觀理以圖實效事近閱邸報見

督餉部院李長庚題爲經臣計兵已定愚臣

計餉難緩疏稱登萊派米豆三十萬共前數
應當爲六十萬石蓋緣山東海道最近應以各處
聖明所省脚費加值以糴于山東似亦無難登州
道臣極力擔當招揀有法諸臣僉言民運召
○山商于遼左增值收買無不競從等因隨行海
陸當防道酌議去後今據登州海防道陶朗先呈
據登萊兩府呈稱會看得奴酋發難以來凡
食土之毛者皆思殄滅之而後快果可効力
于遼左何敢自愛乎髮膚而况糧餉關軍前

急用乎今議歲運六十萬石則登萊之應運者敢不多收本色以佐公家之急但今年運過二十餘萬及已徵收未運者無見在錢糧悉借用京邊存留等項而京邊存留之起解支領又皆不可缺者移東補西促襟露肘見今各管兵糧歷過者無銀可給邊軍行糧無銀可解雖曰借用之數候不運本色州縣解補何異望水于西江哉此無銀之難也今歲登萊二府所運米豆二十餘萬石除封僱淮

船外搜括青濟之船殆盡矣明年米豆加二
倍船亦加二倍青濟並運則二府之船必不
能爲登萊用淮安之船雖多淮安之運雖少
能必其不秦越視而爾我分哉此無船之難
也本道海運條約所以體恤乎民隱者無所
不至誠不虧民亦不累民矣而民間之搬運
上納轉運上船櫛風沐雨不分晝夜肩摩轂
擊婦子靡寧已不勝其勞瘁矣而每畝之加
派新餉又與不運本色之州縣同科固宜其

趁起不前而無負戴子來之意此人情之難
也有此三難則六十萬之運譚何容易誠能
請蠲運本色州縣之加派以鼓人心使之戴
德忘勞則粟米之徵勒之使辦可耳本省近
海州縣造船百隻又題請淮安解船助運不
拘大小多寡務要一運可裝二十萬石勒限
前來發各州縣給以水脚俾運至蓋套儻不
如數不如限而悞運責在彼中則推諉之患
無矣又預發兗東等處不運本色州縣之新

舊遼餉以抵登萊之起運存留將登萊四十
八年之起運存留盡徵本色則那借之艱免
矣不然不善于點鐵成金不能爲木牛流馬
而安能強怨咨之民使之忘勞而樂趨哉卽
二十萬石且不可必何敢謾許六十萬石于
今日以賈悞事之罪于後日招商一節登萊
加惠無方勞來備至而招之經年無有應者
他可知也緣由會呈到道據此該本道看得
舉天下之大事當觀天下之大勢用一方之

民財當量一方之民力自奴酋發難以來調
兵轉餉何者不首括于山東山東之所以應
之者以兵則先發以餉則借解以抽扣工食
則竭澤極于胥徒以加派地畝則銖求盡夫
斤鹵而海運一節又于此數項之中偏受其
累者也然而向來不敢哀告民間不敢駭走
者一則因始之取數尚少或可竭力以供一
則因地方官謂運之時日無多猶可強民以
從耳非山東地方克然有餘可爲不匱之府

亦非山東之民歡然樂從取之不竭之源也
今一年未已又復一年十萬未已又加而爲
二十萬二十萬未已又加而爲三十萬三十
萬未已又加而爲六十萬將無謂同此錢糧
也改折色爲本色似無病民殊不知民間之
輸納官銀非必盡係糴買得來也有傭力而
受直者有商販而手實者有瓜菜菓蔬而買
易者皆可以完官銀也卽本地徵其本色矣
亦非粒粒皆米豆也有菊秫焉有黍稻焉有

菱菽焉皆可以抵官銀也而遼左惟用米豆
矣查山東米豆種者什不得一出產之地既
窄而一帶沿海州縣今年處處告荒非被災
十分卽被災九分按臣勘災之疏見在
御前可覆而按也則取數之途亦窮故以之徵收
則民間先乏此物収于何有以之糴買則地
土先無所出賣者何人是卽船隻旣備艘舟
待運尚恐無雨粟量沙之術也而今之船隻
何如哉欲僱之淮上而淮以本境亦在海運

爲辭欲造之淮上非經年不能告竣非半載不能到登萊則四十八年之遼餉且屬無何有之鄉矣此猶以有銀可造有價可僱言也而今造之僱之之費安在哉擬動工部銀而工部曰應戶部出也擬動戶部銀而戶部曰應兵部出也欲動新餉銀則曰此糴糧之物也欲動舊餉銀則曰此解遼之物也甚至新兵乏餉脫巾可虞則議畱其半以食之而糴買之本亦乏矣甚至因年荒徵解不前尚有

借舊兵兵餉以收糴舊兵又復嗷嗷而那借之法亦窮矣夫兵糧借則兵以枵腹而生心民力竭則民將以捋死而反側山東目下之勢業已岌岌殆哉而又加以六十萬之運恐并其三十萬者不能保耳夫遼有逆酋之禍每事必督責山東山東脊脊多事又將向何人取給耶此揆之事勢度之民情萬萬不能供億者故登萊兩府所稱三難則該府兩年之內與本道終始運事歷涉諸艱尤真知灼

見而爲此言者非徒爲萬姓請命爲一方圖
安逸已也至于召買招商一節本道曾于餉
院撫東時力言其難行于餉院赴任天津時
又歷陳其不可行而又曾于戶部吳員外主
考山東時痛言其不當行且不能行之故今
稟揭見在餉院篋中吳員外見在都門可問
也未嘗力爲擔當所擔當者惟舊遼撫謂海
運不能濟用而本道以爲必能濟用遼人謂
蓋州套不能到而本道以爲必到耳而又有

一項擔當者漕糧截由海運議者皆爲成山之險至引元人開膠萊河避成山爲證而本道謂淮船過成山迤東請設鄉導以爲接引無風則由此而直抵葢州如憂風濤損害請于膠州設倉五百間令漕糧徑卸于此而以車驟由膠州陸運一百九十里則昌邑之淮河口搬入海船直達葢套而淮船三百之內可往返淮膠一遍往而復返一船可抵數船之用以淮上用而不盡之船撥給山東以供

海運是淮人無傷糧之害東人得淮船之用
最爲一舉兩利之術而當事者可不必專執
東人而責之糧此則近日曾以之告贖理遼
餉田主事者若宋李高王諸臣俱係東人必
知東事其言招商之易本色之多或另有獨
見非本道所能與知惟是災民之輕食已罄
人情之震盪可虞一項之新餉必不能充兩
用隔屬之淮船必不能濟急需遼左危而京
師業已戒嚴東省危而遼左更何倚賴不可

不思患預防而祈爲改圖者耳等因呈詳到
臣該臣會同山東巡按陳王庭看得遼左失
事以來封疆有至急至危之勢餉臣有萬難
萬苦之衷此時卽有恤民之心不得不體國
之急臣等凡可效其涓埃其寧愛夫狗馬惟
是規爲出于衡度之外議論入于渺茫之鄉
揆理度勢萬萬不能又臣等所爲動色而却
顧者昔海運之議自舊撫臣李長庚始當時
止十餘萬耳乃長庚之議海運曰東方屢侵

之餘乘風礁之險如大病人甫離床褥方期
靜攝調護遂令持艾備糗禦侮于外其何能
堪是海運之難餉臣固知之矣其議徵餉曰
臣撫東三載見民困窮已極今日有糧而苦
于無船若徵之太急又恐民窮而無糧是徵
糧之難餉臣已知之矣其議募船曰山東止
有本地塘頭漁船數原不多淮船憚于風波
糧久泊岸更有可虞是募船之難餉臣并知
之矣其議招商曰旣欲完航海之事又欲順

商民之情左右方圓一時共畫難之難者是
召買之難餉臣亦知之矣其議糴豆曰登萊
兩郡豆原不多黑豆尤少登州府豆黃者病
馬不宜充料黑者宜馬乃可濟邊登萊原無
黑豆必待遠糴是糴豆之難餉臣又知之矣
三復餉臣撫東疏咨稿而知餉臣之軫念東
人者至也餉臣一去齊而失哺之見慈母豈
其異視未幾而有海運二十萬之疏又未幾
而有海運三十萬之疏又忽加召買豆三十

萬共足六十萬之疏視昔且六倍焉豈昔之
難于十萬者今固易于六十萬乎豈難于豐
稔之年者顧易于饑荒之歲乎軍國大事臣
等不敢以臆見相持第以餉臣之言還而直
之餉臣豈自言而自悖之不過曰前後時勢
不同且夫遼左之時勢今昔雖迥不同然山
東之物力難易則非有異且三路未敗之先
兵非不衆也兵非不待食于東也舊撫臣所
不能爲者臣等何以獨能爲臣固知餉臣之

萬分無已而姑條議此兵糧之數耳顧紙上
有餉而遼左無餉何濟于遼此餉臣之責也
餉臣能多派而不能多運則餉臣之自悞也
臣不忍餉臣之自誤而因以誤遼也將謂道
臣陶朗先極力擔當而朗先謝不敏矣夫朗
先雖才亦人耳豈真有神輸鬼運之術豈真
有挾山超海之能今當莊嶽之衆咻而悲楊
子之岐路萬一運不如額則道臣何所逃罪
餉臣以此責備道臣將重違其獎借初心而

道臣之擔還歸于餉臣之負荷及今日言之
餉臣尚可區畫以分屬于他方今日不言至
悞事而後言之卽同詞以請罷斥于國事奚
賴焉餉臣疏曰山東派數較多者蓋緣山東
海道最近臣請竟其說昔年征倭山東海運
總加至二十二萬自登州運至旅順五百五
十里由旅順至義州彌串堡交割一千一百
里合之僅一千六百五十里而風礁險惡甚
難訖濟查閱舊卷今日報某船被風明日報

某船閣淺舟子填于魚腹遊魄泛于波濤天
風起于倉忽性命懸于瞬時地如彼其近也
運如此其難也今議海運俱至蓋州蓋州套
窄小淺灘形如半碗而碗口礁石嶮岬勢同
攢劍必小船方可進入而所泊僅可二十餘
隻又必堅厚小船方可冒險入之後水退撞
礁每虞滲漏大船裝數百石者可入蓋州套
乎合青濟登萊四府之船可盡泊于窄小之
淺灘乎蓋套不能盡容而使各場蕩漾于巨

淺之中或仍退金州交卸則進退兩難而嘗
試于蛟宮鼉窟之間恐馮夷不能時時效順
也蓋州距遼陽止三百餘里登距蓋已三千
餘里其去萊則甚遠矣其去青濟益遠而不
可以程計矣茫茫何着去莫窮其底止一運
而兼幾運之程一程而增幾程之費職等方
有望洋之嘆而不知其近四十六年山東米
豆頗收因登萊有餘之粟勉完二十萬之數
若去歲苦旱民間之田畝荒矣瓶罍罄矣因

無米而改折漕糧因改折而反增海運暮四
朝三所以悅狙者加之疾矣夫漕運者運軍
自駕船領兌我只憂無米不憂無船今歲僅
而米安在也米卽多方轉糴而船安在也查
往牒先年武德道運糧四萬石造船一百九
隻登州道七萬石船一百隻萊州道六萬石
船一百二十九隻青州道五萬石船八十五
隻又留戶部銀八萬五千五百兩兵部銀二
萬七千兩工部銀二萬二千五百兩爲募船

之費而各船派造于淮揚浙直天津洲清江
廠之間殆無虛日于時工部造船戶部督餉
索船則船應索銀米則銀米應今則此卸肩
于彼彼卸肩于此題疏曰二百萬覆疏亦曰
二百萬及至問船則問之水濱計餉則計之
筆舌職再問道臣六十萬糧當用船若干曰
須船六千隻職竊訝其多也而思之蓋套小
不能容大船蓋套遠青萊濟南不妨兩運道
職非漫語也必有六千隻之船而後有六十

萬之餉人船計桅木二根必有一萬二千桅
木而後可駕六千隻之船造船之責自有司
之者山東向無木植亦無船廠船備而糧不
給猶可督責山東儻餉集而船不至罪豈在
東省耶遼餉地輸陸輓尚急牛車距海運餉
浮虛駕空可緩船隻必海輸而後能陸運必
船到而後可車載旣無凌波飛渡之粟安用
盤山過嶺之牛若謂草料先須車運則馬飽
而人饑防遼豈專恃馬哉職見天津船隻餉

臣之嚴督淮揚者甚急何可獨緩于山東故今日以造船爲第一義以車牛爲第二義不急船而急車難視陸而易視海遠視三百里之遼陽而近視數千里之蓋套則職之所未解也至于召買三十萬之說則須餉臣及遼臣另爲設法召買而實非道臣之所能任何者商非東省之商也旣謂之商則聽其自來自至而非可以法令拘職等之令能行于東省而不能行于他省職等之搜粟能行于受

田之民而不能行于遠地之商今之所云召
買者將曰召淮商乎淮商俱東省之留船無
出途之想更懼遼左之阽危無涉海之思淮
何可招也將曰招遼商乎我未必得遼商之
大利而且虞遼商之大弊所謂大弊者挾連
逃而來匿硝黃而往是也職等于招商一事
該道揭示經年多方招諭並無一至該道極
言其必不可招而餉臣謂能招揀設果招揀
有法今歲二十萬之糧何無商運而獨苦民

間拮据乎宋繼登王化貞諸臣見在遼前商賈屬其統轄餉臣儻能責成于遼臣押商船以至登萊職等當諭道臣弛遏糴之禁盡加惠之方使其轉販而往但恐招商而商不至則諸臣之不能踐其言而于道臣無預也道臣欲擔當而未能不得已有淮船運糧至膠州起運至昌邑搬入海船之議且恐淮船旣運糧入海未必有用而不盡之船以供山東之運淮船不過成山海船未必卽至昌邑非

必濟之策也然則三十萬石之召買不幾爲
畫餅乎如廟議必欲召買乞

皇上卽以此責成遼左諸臣令其招商轉糴勿以
此總屬于山東該山東地方必不能召買道
臣原無招徠之法必不能擔當職等必不敢
飾雷同謾語以唆餉臣而重悞軍國也至山
東添運三十萬揣力殊不能承然事關國計
當盡力以括全齊之粟使婦子有戴于途牛
馬轉輸于路運至海濱以圖接濟遼餉有米

無船以至悞運則其責又不在職等也伏惟
勅當事大臣虚心觀變共期匡濟仍

勅工部速爲造辦船隻轉發山東領駕渡海其登
萊青濟四府旣任繁難之海運希免重叠之
加編懷之以恩而後可攝之以法鼓舞人心
令其樂于輸粟寬民力以濟遼陽固今日救
時之急也

○山東巡按陳王庭題內帑難乞外帑宜還懇乞
聖明速行查發以濟危遼以昭

聖德事職外觀二年以來諸臣爲遼事合詞乞發
內帑數百萬職亦補牘而

皇上寔然不應者職有以窺

皇上之情也

皇上得母曰是皆曩者諫止礦稅者也今何以爲
斯請也又得母曰卽曩者不有事于礦稅今
亦欲爲斯請耶夫軍興之費宜任之外廷而
今奈索之內供且昔固諫止之而今迴合請
之前後本末自相違戾此

皇上之所以察然而不相應者也職請以後弗復
言內帑而請以外帑宜還之說進可乎職查
內帑金花之進每年舊額一百萬奇而自萬
曆十四年以至於今每年多進二十萬兩計
三十餘年之間蓋多六七百萬兩矣夫此二
十萬之進非曾加派民間亦欲該部自行設
處那借以供內用年復一年難以復支銀庫
空虛職此故耳職查

祖制金花舊額自

上供及支給武臣俸銀外每月贏餘皆以補邊餉
之乏今總不能損舊一以濟邊則已矣若以
皇上每年多索之數出之于外以救邊事之急不
猶愈于民間之加派耶職觀

皇上臨御以來征呼征播征倭及開河諸役每一
大役各費金錢至數百萬兩然其時當事諸
臣自各拮据不敢覬覦內帑者非不知有此
數也良由其時省直郡縣猶多蓄積可以搜
括而用也今搜括盡矣惟有加派一着而已

善述石書 卷之三十一 七十一
矣當民窮財盡之秋而敲骨吸髓之政派之
又派加之又加職恐百姓愁怨釀成土崩瓦
解之形而至不可收拾也且軍食燃眉而仰
遙郡終是遠水不救近火故職欲請每年金
皇上花多進之數以濟目前之急索之外帑者因
而還之外帑而天下將同聲頌之曰我

皇上之不肯發礦稅之積者非有所靳也將以備
大工之經營也大工畢則稅事自罷矣又將
同聲而頌曰我

皇上之每年多進金花至積六七百萬者非有所
貪也將以備邊餉之缺乏也今果革加派而
還外帑矣百姓鼓舞于內而士馬飽騰于外
撻伐一張醜夷喪魄

皇上聖文神武之號垂之千萬禩豈顧問哉然職
猶有說焉焚林而畋非不得獸明年無獸竭
澤而漁非不得魚明年無魚此言雖小可以
喻大今者兵餉一事海陸並運馬牛徵買幾
省驛騷則一盡俱盡之道也昨開原一路庄

家糧食悉被十萬虜騎裝載而去是遼左未嘗無糧歛獲不終棄以齎盜今清撫開鐵雖虛猶堪移駐屯牧遼瀋寬黻金復海蓋河西等處皆稱沃野以兵兼農且種且守修近地可耕之業減海內灌輸之糧于民生軍國並非小補者且海蓋諸糧不過數十萬得大小車各千輛牛騾各數千頭陸續輓運往來不過數十次事有漸而費大省若需車幾七八百豈云數次盡運此多糧而後竟閑置之耶

揆事度理宜從節束至牛多則無所容收牧
更費日行不數十里所費倍多且聚則生疫
移害于人不但不服水草倒損可虞而已是
皆不可不熟慮者語云人主患不廣大人臣
患不節嗇實爲今日藥石故敢願

皇上之亟還外帑早救危遼毋以小怯易大患尤
願當事諸臣悉心料理虛心商酌無損有用
竟爲無用取之膏血而委之泥沙也